

阿里巴巴

●我參加了山地服務隊●我參加了山地服務隊

如果那些可愛的山地病人知道我只有三年級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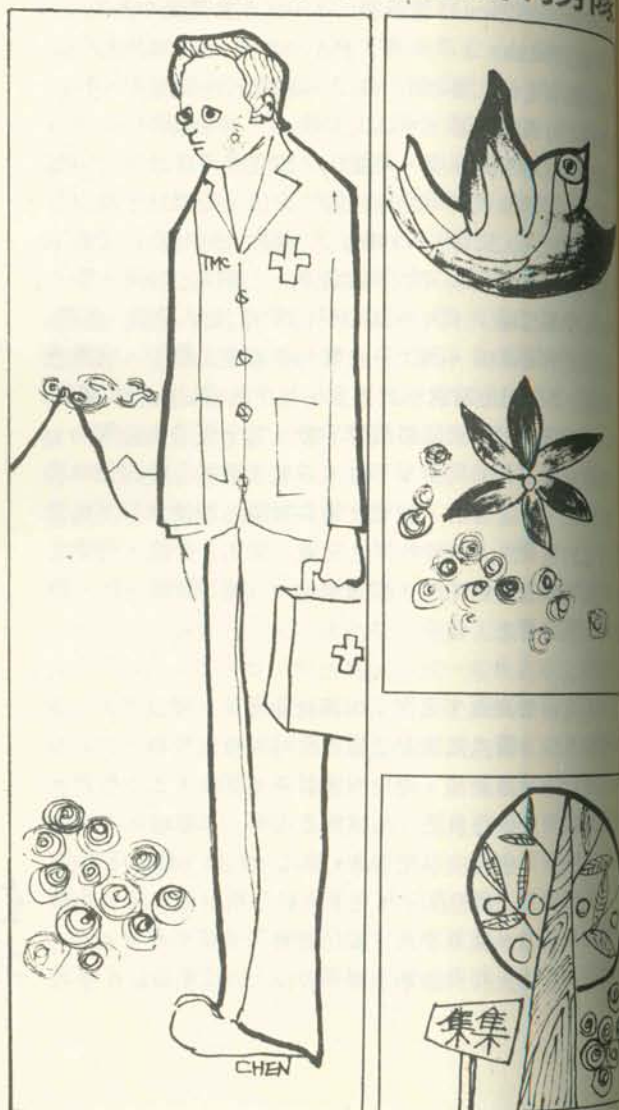
那是救國團第一次舉辦的山地服務隊，時間是去年寒假，一共分東、中、南三個地區同時展開，東部是花蓮山地，中部是南投山地，南部則在屏東。由於是第一次試辦性質，學員都遴選於戰地政務研習會，就是這麼一個偶然中的偶然。

山地，對我總是充滿了神祕和誘惑（尤其是自我得知湯蜜死蘭花是位典型的山地姑娘之後）。有人說“仁者樂山”且不論此山是否彼山，厚著臉皮也好沾點“仁者”的邊。在團部開了二次座談會（倒不如誠實點說揩了二次油吃了兩餐），分好了組，於是就整裝待發了。

三個隊浩浩盪盪，每隊二十來人，可謂精英之選的最佳陣容。不是臭蓋的4個“準醫生”都是出自“台北醫學院”。也許是北醫的學生比較合群和樂於助人吧！同行的有一位國防醫學院畢業，現在陸軍814醫院服役的楊姓醫官，此“公”善於說笑，尤以筆者為甚，而且服務熱忱頗高（以致連聽診器都聽壞了），使我們在山地的七天堪稱愉快，收穫頗多。

如果不是此行，叫我說出南投位於何處還真不知從何蓋起。套句成語“走此一遭勝讀三年醫學院”（我說的，抱歉！抱歉！）如果有不信者不妨在今年寒假到救國團報上一名，走他一回便可知曉。事後聽很多到花蓮或屏東的“道友”向我訴說他們的樂事，使我打定今冬再“上山行醫”。

在南投團委會的安排下，一行人分乘大、中型軍車往信義鄉進發，一路上山明水秀風景如畫，美不勝收。祇是有些地方路面很壞顛抖的厲害，暈車的朋友應早做準備。而且車過後，塵埃太大，能帶口罩最宜。我們因為是第一次，沒有一個人知道路的方向以及名稱，也破壞了不少情



●我參加了山地服務隊●我參加了山地服務隊



趣，特此以為後來者一點指點。

全隊共分成文教、康樂、服務以及醫療四組，理所當然的我們是分不到文教、康樂及服務組去（真有點埋沒了我）。所謂文教組，就是每到一個村落，利用當地教室或找辦公室展覽一些圖片（包括共匪暴政港澳浮屍，救國團歷年寒暑假的活動照片以及強大的今日自由中國等等。）而康樂組則同時到各國小帶領山胞子女們玩遊戲，唱和跳。服務組的就比較苦些了，因為山胞生活都較貧苦，團部根據各村的資料，對各一級及二級貧戶分送白米，棉被以及日用品等，以表示政府關懷的德意，於是那些抱著以服務為目的的組員就得扛上山去了，（因為往往那些地方車子不能通行之故）。至於醫療組嘛，就祇有我們五虎把關，病來大虎擋，隨車陸軍醫院也提供了不少藥品，所以說我們也是既勞心、又勞力的一群。雖然說大家“權”分的很清楚，但是大家生活的很融洽，任何一組有空也都幫著忙的那一組來分工合作，這一點使我深深體會到青年們朝氣和團結的可愛，更感覺到山間空氣的清新。

在未進入信義鄉之先（信義鄉在南投佔了很大的一塊面積，南投縣是全省唯一不臨海也是最窮的縣，而信義鄉更是貧瘠。）有個地方叫“集集”給我的印象深刻，當地盛產“甘蔗”，地方不大（祇有五個停車庫那麼大的平坦空地以為交易站）甘蔗不僅便宜而且甜的可愛，在一月的山地吃冰甜的甘蔗，那種滋味簡直勝過初戀。入鄉也就算入山，須要辦理入山手續，如有同好者想自行組隊前往的話，這一點須仔細打聽一番。

七天的“蒙古大夫”做下來，看到的和所接觸到的使我感觸萬分。

當然山地人有山地人不好的習慣，譬如說：他們比較懶，不清潔（也許衛生的知識還沒灌輸進去），愛喝酒（

●我參加了山地服務隊●我參加了山地服務隊

多半是自製的私酒)，山地人不懂得利用金錢，（政府對每戶山地同胞保留了一份足以自足的田來耕作，但是每次收成所得，他們立刻換酒喝或做什麼的一下子就花光，然後日子就苦了。）但是也有生活水準較高的住戶，這大概和戶長所受教育知識的程度有很大的關係。山地人普遍的可通日語（二年級選修日語者可大賣一番），山地女孩子都相當漂亮，此間山胞屬馬來種，眼睛很大，但是聽說因為都市發展和物質引誘的結果，大多數女孩都下山找“機會”去了，使人感到虛榮心的作祟實是可怖，可是她們個個歌聲悅耳倒是無可厚非的。

在山地最常見的病就是T.B.這可能是和營養有關係，比率相當高，實在是山地醫務的一個重大問題，不過近年來政府的衛生機構對此似乎也相當注重，每半年就派巡迴車上山一次，也許會有些成效。發燒、咳嗽在山地兒童來說是最普通也最廣泛的，幾乎每家都有疑為支氣管炎。老年人最多的大概就是心臟病了，有的甚至連走幾步路都要喘一下，用聽診器聽雜音(murmur)甚為有趣，也是我們這幾個三年級的傢伙最熱衷的，尤其第一次更是興奮異常。我想主要大概是山地人吃肉的機會太少，營養不良所致。PARASITE在山地也是甚為普遍。所謂屋漏偏逢連夜雨，大概就不過如此了。山地間醫療全靠“衛生所”，堪稱“簡陋”二字，如果運氣不好患個急病（最簡單如盲腸炎）祇有聽天由命了，也顯得山地人的性命有些草菅，不禁唸起“生命何價”來。

近年來山地人也學會了“不老實”，由於醫療組不收費而且還免費贈藥，於是很多沒病的人也排起隊來了，等論到他們時也不須醫官聽看就開口說“那種黃黃的小粒的藥”（B Complex）令人哭笑不得，祇好草草打發。在山地最常見的是基督教的教堂，建得相當漂亮，比起一般住屋真叫做“洋派”。而且山地人也信的相當多，很多山胞住屋裡都有耶穌的相。山胞知識較淺，但人數不算少數，不禁讓人對“文化侵略”的字眼多加思考一番。山地警力單薄，難免有不肖分子出沒，也是令人深思的問題。

公共衛生在山地來說相當糟糕，每一戶山胞由於生活關係多在其住處旁闢室養豬，人豬雜居焉能不百病叢生？有的貧戶真是可憐，一家九口住一間破破爛爛的草房，那簡直不能叫住，屋頂上都是孔，日曬雨打不說，更糟的是

祇有一張床和一條被，難以想像嚴冬的日子是怎麼過。山胞人倫觀念不清，這也是很大的原因之一。

山地人窮困是有名的，但是孩子之多更是令人驚訝。當我們在高唱打胎合法化之時，他們却連什麼是“避孕”？什麼叫“避孕”都“瓦卡讓”呢！在上山之前，許多衷此道的朋友大事準備了不少節育的資料和圖片，結果語隔閡的厲害，加上“有一點點不好意思”而“全盤皆輸”。對此役之全體陣亡深表遺憾，願共勉之。尤其是老弟，你那些現已束諸高閣的一手資料，希望有人欣賞好。

山地人待人倒是頂和藹的，尤其是熱情。志願當導的有一位南投縣的議員。當全隊進達他的村落時，僅吃住照顧的相當週到，而且還“請”我們洗了一個“水澡。在內“臭”外“寒”的夾縫裡，這一劑溫暖了家的心田。

在山地吃魚也算相當“新鮮”的事了，這得要感謝購先生了，伙食由他辦來比起平地毫不遜色。七天的禁食，大家反而胖了。也許你很有錢，但你絕對吃不到“飛鼠”肉。在我們訪問“望美”村時，正好當地山胞打了飛鼠送給警察局長，於是就成了我們打牙祭的“加菜”，至於味道嘛，有機會可得把握住去嚐嚐，相當的好，不能形容的出來。

山地總是很刺激的，短短的七天，雖然不能做太深的觀察和瞭解，而這七天的印象却不易自我腦海中磨滅。要說的，總是好像那麼多，拉雜談來，蕪亂無章。在現代生活優越慣的我們，如果能上山地去看一看，或許會對“金錢”的意義更明瞭些。常常忘不了山胞們那哀怨的祈禱和祈望的痴迷，我們的到臨好像在困厄中告訴他們，他們還是被牽掛的，被關心的。想起了王維的一首詩：山中送罷，日暮掩柴扉，春草明年綠，王孫歸不歸。

最後，為了表示我“不是蓋的”特書一山地語以誌明，語音“九哥米散”，意乃“再見！珍重”唸醫的語，古云“求仁而得仁”，當那些山胞以感激的目光對我說“謝謝”“再見”之餘，不管你是否是真的醫生，那份衝動，那份欣慰，已足以彌補一天辛勞了。貧窮和疾病是人類最大的敵人，但是“愛心”可以抵足一切，願以文願共同奮鬥而自勉之。